

松  
圓  
偈  
庵  
集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閔翁少峯八十序

李翰林遺稿序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題子柔襍懷詩卷後

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張母八十壽序

唐叔達咏物詩序

李母沈夫人壽序

壽金子夙先生七十序

浪淘集序

松寥詩引

溪堂題畫詩引

李宋倡和詩序

恭賀 潘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送上黨郡侯楊太公入 覲序

送分守冀南道太參新蔡閻公 入賀序

送上黨牛生赴遼陽軍序

送大夫閻公榮任觀察滇南序

壽郡太守楊侯燕喜序

管分巡冀南大叅唐公送行序

從兄懷泉翁偕吳碩人七十雙壽序

奉送巡飭冀南大叅魏公八賀 登極萬

壽聖節序

賀 整飭冀南兵憲大叅魏公燕喜序

汪石蓮侍御奏議序

侯氏世畧序

瀋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送郡侯鶴慶楊公入覲序

題汪僑孫五臺紀遊

亞中大夫節鎮冀南叅知閻公壽序

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楊公壽序

奉送郡侯中憲大夫張公入覲序

記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臨安至昌化

自昌化至蜃溪

發淳安記密山諸巖

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

至捨身崖記

遊宮西觀三姑五老峯記

冷泉亭畫記

新築皇華館記

重脩四貞祠記

重登百谷山觀泉讌遊記

重建巡視廠庫科道題名記

時氏引約堂記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

終

松圓偈庵集卷上

新安

程嘉燧

孟陽

著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萬曆戊戌孟春子柔之尊人壽七十先是先生之女若壻將獻綦履爲壽先生辭焉故凡我親朋皆莫克登堂奉觴以爲關於綢繆之文嘉燧獲侍先生之日久矣見其家人父子之間深有以自得者則世俗一日讌賀之樂宜其視爲煩且勞也先生少業科舉踰壯不售聚徒授經以



儒行訓迪其子有田一廛有宅一區足以自老  
溫然樂易君子也子柔經明行脩將益光大先  
生之業州郡賢士大夫莫不延領願交思得之  
以矜式其子弟至於是邑者咸禮於其廬思一  
望見先生蓋子柔敦好古義施於文辭能不志  
於世之汲汲者而猶寘力於已故雖數困有司  
然宜有司愧之子柔弗少愧也中恒泊如時時  
念先生春秋高無以爲二親光榮則爲悱然動  
容而先生實未嘗不樂也家雖食貧然而甘毳  
之味裘帛之奉賓客遊從之歡於先生之志無

少闕焉而先生方安步兼食手易漑埽而目便  
綦奕斯亦可以自得也已夫士亦貴於自得而  
已藉令子柔雖早貴顯於時而名譽之不光先  
生樂不樂也先生既不爲樂子柔雖富貴其心  
不能樂也其或顯榮矣聞譽光矣而先生神明  
少衰筋力旣騫子柔樂不樂也夫富貴有時雖  
庸人亦徃徃取之乃若父子之間相忘於道腴  
以樂性命而頤天年茲蓋有幸不幸焉由今思  
之則先生與子柔不已快然自得也哉古之人  
道弼於中而襮之以藝雖榮祿不以加也至若

几杖被服之珍觴酌膳羞之文世俗傲一朝之榮者於先生顧爲煩且勞已予寔兄事子柔嘗遊其家觀慈孝之隆既不獲申頌禱之辭故竊爲之序以致其欣慕之意焉

閔翁少峰八十序

歲己亥閔翁年八十其夏五月某始拜翁於南京之江東門外策騎出城數里間問所在居人咸知翁名翁於先君爲中表兄弟翁中歲家京師而先君賈於吳當嘉靖甲子嘗一往見翁而翁亦一至海上乙酉之冬也先君與翁同臥起

者累日予時留陽羨恨不獲識翁未幾先君棄  
背不獲聞問者又十五年然翁一見喜見於色  
雍雍如家人語及先君忽泫然出涕爲歷歷道  
先世事因出示先公鶴峰詩數百篇又能誦其  
叔父之遺文其音琅然其容嶷然甚矣翁之似  
吾先君也蓋先君少翁八歲幼育於外氏夙稟  
諸舅之訓故其爲人咸介介自持伉直潔清不  
苟訾笑而翁獨善飲酒兼遊閒之戲至若趣舍  
於仁義而奮決於窮窘雖一言之故介然不俟  
終日無纖毫濡忍之意未嘗不出於一也以是

翁賢先君以爲有烈丈夫之風誠心相知至於流涕非獨以少共艱苦相親暱而已數日予將東還意戀戀不忍離翁慨然舉酒笑樂指旁諸孫謂余曰某也賢能養我我肌膚腴澤不渝少年飲噉不少衰且相去不千里可以數相見無戚戚者是日盡設家藏古陶器列精饌食予予以是又喜翁之壯而其壽考尚未艾也自今以往翁踰大耋以躋百年某願歲時過從搯進几杖而諮其詞說焉夫追叙平昔綢繆文詞以樂燕饗者古親親之義也是以爲序

李翰林遺稿序

李茂才旣沒十餘年茂初長蘅出其詩屬余叙次之余爲之歎息掩卷欷歔累日欲有所云而未果又三四年君之子宜之哀諸遺稿總若干篇刻之以行復謁余爲序嗟乎茂材八九歲時天材絢發已若不可追躡年十四其試文已傾動當世之名公鉅人越境踵門來求識面二十八成進士擢館職其材名猶焯焯在人耳目宜其單詞片語皆爲人所貴重而況所爲詩歌夫豈待序而傳況如余者學荒而志藜雖與君最

故唯其平管遊處死生離合之迹與君志節之  
未盡彰顯於人者宜見於余文而又有不得盡  
著者此余之怔營欲言壹鬱而不能出諸懷者  
也余猶記君幼時讀書一過輒成誦日獵子史  
百氏落筆爲時文皆千餘言而又常出之以鏤  
心擢賢方未成童其視場屋可以掉鞅而去故  
君之知名最先而其怏怏不得志亦最蚤今所  
傳詩大抵得於斯時爲多余學詩後於君未爲  
人所知獨君兄弟一見而愛之入城每同臥起  
譚論吟諷輒竟夕君自弱冠又浮沉諸生中數

年余時棄去時文意將工於詩而君顧惜惜退然若無意於其間蓋所爲五言古近體諸詩皆清閒妙麗已能根蒂於古之作者君於是時將一奮於甲科然後究其材力之所極以其發揮貫穿於事業者涵蓄以溢爲奇怪而意有所待也君爲人敏默脩潔於內行尤飾與人渾渾不動聲氣而其中多有所不屑使其仕宦通遂必將力自淬濯不苟同於時者憎乎旣第而君遂早世矣一時所傳制義於其少作之富尚不能盡至於其詩知者益少若夫志意之淵潔可爲



痛惜者君兄弟而外殆余一人而已此余欲爲  
之叙而歎歎不能爲懷者也君之沒其遺孤纔  
四歲余遊梁宋歸見之出涕慷慨悲吟管人乘  
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之詩非徒悼君意自傷  
也今君之子所爲詩文已駿發若不可禦時值  
余而是正焉余嘗爲之恣然發愧嗟乎余友爲  
不亾矣戊申冬日書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已泛愛才  
力敏給徃徃不自貴重余皆力篤志類於矜慎

而中不能無意於名頃長蘅屢蹟而智益恬貌  
益腴若能囂然遺世以遊故不自知其所得日  
以臻妙嘗造雲樓留連湖上其繪畫爲好事所  
藏去動皆盈箱累篋余偶見於他所如觀古名  
畫心若不能得之至於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  
盡見如夜遊臯亭龍居詩已刻石山中始一傳  
諷雖同時老成皆以爲不逮也管人云後世誰  
相知定吾文者耶余嘗歎息斯言曩歲閩中宋  
穀比玉見余詩於客坐遂相求於數千里外歷  
數年而始相識其難如是因每與長蘅兄弟及

正叔輩相對竊歎以爲吾儕雖不逮古人亦非有諷切美刺宜傳於時顧其緣情擬物曠時日而役心神亦以多矣及今略不相示使生同時居同里所爲同聲同好之人邈若異域徒令後人有不同時之歎不其惜歟余又觀古人流傳之文多收拾於零落散亾之餘而其爲標序皆數言而定蓋物之美者不掩而論以久而自合物理固然達人之意方以愛詩愛畫爲一病其傳與不傳皆無足論也余自楚歸舟行無聊追記生平舊詩八百篇絕不以示人雖長蘅丐錄

一通余猶縮朒不肯出然當酒酣淋漓新知在前則又不覺手舞口諷纏纏中夜不能已蓋其事惟可與知者道可一笑也甲寅孟夏將遊廣陵宿長蘅家因夜論詩約爲黃山之遊且令余序其近詩是歲中秋比玉由白下來同觀月金焦信宿江寺鼓琴嘯樹或過夜分偶憶長蘅臨分之言姑不暇序其詩而聊序余兩人之意如此

題子柔雜懷詩卷後

余昨在廣陵客有傳子柔暨陽雜興詩數篇其

詩云豈謂平生意纔消一領衫道心長自照世  
味總無饒又云世已無如假余猶頗識真最憐  
惟釋子難使學時人又云青袍寧再誤綠酒尚  
無情時固已慨然與世違矣近又爲雜懷詩三  
十篇詩皆五言近體其中多指切時事識深而  
慮遠蓋其心若惻然有所不得已而形於詠歎  
猶且虞其多忤緘秘而不出也余謂自古感遇  
諷刺之作多矣至以律詩含諷諭剴切忠厚則  
未有若子柔諸詩也子柔爲人和順詳雅而至  
於持論是非獨侃侃無少徇平生活於榮利惡

衣菲食而好求當世之務晚既逃於寂矣其憂  
天憫人之意老而逾至余貧懶廢學尤不樂聞  
時事獨時聆子柔之論相與扼腕意未嘗不同  
故子柔於近詩不多示人顧私謂余當志之嗟  
乎夫子柔之詩豈獨其言之工而余亦豈徒歎  
服子柔之詩者耶使當世之君子有若古之采  
風者能聽其言則此詩猶庶幾爲中流之壺也  
哉丙辰孟夏墊巾樓書

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乙巳孟夏劉長卿鼎孫之母夫人年六十於時

邑之搢紳與夫文學之士與長卿遊者咸相戒  
致詞往舉觴爲壽而少尹陳君輩尤舊而暱來  
徵文於余余於文詞非敢爲役以少好聞先生  
長者之論略觀四方古今風俗之殊又嘗識長  
卿而樂聞其所以爲親壽者輒不自揆僭爲諸  
君叙之嘉邑介江海之會其俗喜於析箸散逐  
田宅之便利故雖世家舊族亦鮮有聚廬舍同  
閭井繁育生齒如鄣越山谷之間者獨劉氏居  
邑之東南遠歷數百年皆聚族於斯本支之衆  
不啻數千指世有詩書之澤又多藏三代尊彝

金石圖繪之玩以好古悅禮聞猶庶幾唐宋衣冠之遺風焉固非獨時俗鄉里之所無而已也今者太夫人之壽凡爲長卿之從祖諸父而上若干人疏屬昆弟又若干人諸孫以下若干人咸飾冠具衣旅進於堂庭觴太夫人以及長卿長卿又卜日置酒烹羊炮羔設屏几帷帳之觀羅鍾鼓陳優伶之樂以燕樂其族人如是者彌旬日而不厭焉可謂盛哉余觀時俗衰薄至於同服之親或歲時蜡社不相往來今以劉氏同姓之盛而長卿纍然書生非有聲勢以要結之



何以能長幼誥誥相先如此哉以是知大夫人  
母子之間所以惇睦其族人者厚矣嘗觀載籍  
徃徃稱人子能爲其親多致賓客爲賢夫一時  
車馬僕御之盛夸耀於耳目宜不足爲士重要  
以士之脩行砥名設取予然諾於平日者非苟  
而已也余少猶及侍長卿之大父博士公頽然  
鉅儒長者也弱冠卽識長卿於徐汝廉所長卿  
又與龔仲和李長蘅諸君善蓋一時賢雋之士  
長卿見輒傾慕以是知長卿之取友樂善不倦  
而太夫人之所以教之者遠也今長卿年尚少

克其志意必將有聞於四方太夫人之春秋益  
高將有傾四遠而來賀如載籍之所稱者而今  
日之事猶未足爲長卿道也雖然劉氏之族爲  
一邑之盛而太夫人之壽又爲劉氏之盛則凡  
邑之風俗與夫族之禮讓皆於此有攷焉予欲  
爲諸君致詞於長卿也烏能已於述乎

張母八十壽序

余曩時嘗識張君文卿於余友唐君之坐文卿  
爲人恂恂內文而外慤飲酒溫克余友唐君性  
簡曠不妄交俗人而其子弟以孝謹世其家文

卿兄弟皆能與之厚善唐君又時時稱兩家往  
還有無相卹之義非世俗所能及以是知非獨  
文卿賢也其尊人與其大母所以教於家施於  
人者遠矣今年太夫人壽八十適唐君出遊湖  
山之閒故其子弟與凡欲進賀太夫人者來屬  
余爲之致辭余惟今之爲文稱賀徃徃鋪張富  
貴福澤之事以夸其所以爲樂余獨以爲樂亦  
難言之矣待物而給者物至則役之緣境而取  
者境徙則佚之吾所謂樂淫淫然發於性情暢  
於四肢不言而喻者也亦寓之耳目之近而由

之居室之內終身不厭者也今夫雕墻以爲居  
駟車以爲乘筦簞以爲適曼睪侍側清聲充耳  
者彼豈不足於樂哉然而接其人或卹然若有  
所求行其庭悄然若有所憂嚮萬物之美而不  
能嗛彼蓋有所役而移之者矣故凡俗之所趣  
者非道之所貴也欲之所營者非樂之所存也  
昔子路傷其貧無以爲養而夫子以爲啜菽飲  
水盡其歡斯之謂養夫士雖甚不遇不艱於菽  
水然可以養親而盡年則固樂之而不厭也况  
乎張翁之家有負郭之宅有郭外之田筍茹足

以餽鄰里酒漿足以逮賓客不適異邑無遠遊  
以違親不行高門無狗色以諛俗以是慈老而  
育幼以是安和而益壽方融融然不知寒暑之  
變與日月之逝也雖其諸孫皆彬彬有文將嚮  
用仕進以致通顯茲固世俗之所艷而非至樂  
之所存也豈足以爲太夫人賀哉余固不嫺於  
辭而姑以是應唐氏之諸子且曰姑識之俟余  
友歸而質其可否何如也

唐叔達詠物詩序

壬子冬叔達戲爲雁字詩二十餘篇一時皆嘆

以爲絕倫未幾又成和韻落花三十篇凡經數  
押而語益豪叔達爲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  
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  
之畧當其討論成敗興亾之故神氣揚揚若身  
在其間至於詞人綺靡之作讀未終篇輒掩卷  
棄去蓋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名者也頃歲嘗寓  
書武昌聞余好讀荀卿之書遙相謂曰吾與君  
皆老矣無所用於世不若味莊周列禦寇之微  
言以養生以全其天年及歸見君容髮郁然時  
閉門止酒東城南陌足跡罕至蓋貿貿然一野

人矣雖相對竟日而偃仰靜嘿蕭然萬物無以  
攖其慮至於偶然遊戲之作一何其健而富率  
而工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  
思致颺涌勢不可禦乃其體物多變用事無迹  
窈眇浩汗雖苦吟腐毫之士終其世有不逮此  
詎非雄俊奇崛之氣老無所用而偶溢爲詼奇  
譬之金玉之伏藏蛟龍之深潛而山海光怪靈  
氣時一洩露有不可測者歟君自少所爲詩文  
皆氣骨高妙似其爲人然無意傳於時獨前後  
詠物七言近體詩幾於俳諧滑稽之作爲好事

所傳寫刻成總一百有四篇斯亦可謂盛矣余姑叙其大略俾後之攬者知其無意爲文非特詞人之雄也萬曆歲癸丑月日

李母沈夫人壽序

是歲春二月緇仲之母夫人年六十邑之賢士大夫與其親戚宗黨咸思徵文爲賀以余幼與其尊府相知爲深竊嘗序其遺文而亦屬筆於余自顧頽然憂傷流落之餘意思昏耗無復可効於文字然而俛仰身世僅五六十餘年閒獲見李氏之賢母身享壽考令聞令望爲鄉閭光寵



盛事且三世矣方孩提時猶及比部公之母我  
程太宜人壽七十首膺 封誥之錫其子方過  
家上壽偕冢婦翟服以朝於時賀客充閭冠蓋  
煌煌髣髴猶若見之蓋李氏由新安來甫百年  
而門第子孫之盛幾甲於吳中或者以爲吳越  
川岳靈秀之氣宣洩而未盡自給諫父子相繼  
登 朝吉士以文學居館閣之選雖年位俱未  
究而其後秀彥輩出風雅迭振長蘅遂以文章  
翰墨妙天下縉紳屈首諸生中而文日益奇當  
其筆墨馳騁變化百出諸父嘗自謂不如於是

李氏之文始大行於世大江以南靡然景附雲  
合無不知其家之世有賢母也余嘗客燕趙及  
往來鄆越閒值其賢豪往往問與長蘅緇仲讖  
否至訊其風采狀貌恨無由一識面其爲四方  
人士所傾慕如此余每歸見緇仲覘其學輒益  
進伺其中若益虛羣居哆口談謔時穆焉深思  
雖當微言皆有會於心蓋其爲人志高而慮下  
氣邁而色和故少而不爲猖狂之習長而不萌  
狎侮之意此其得於賢母之涵育者深也邇歲  
里居常抑抑不自得蓋念母氏之勞苦顧久不

得一第以爲親榮以是恒不釋然余謂士之用  
舍遇合雖聖賢無如之何惟夙夜孜孜以學文  
修行爲可無忝緇仲科舉場屋之文攻於弱齡  
出其緒餘已足以夸街有司屈伏儕偶況於其  
詩文之奇崛雄快進而未已灼然可以追古人  
而俟來者以是克家濟美以彰賢母之教庶幾  
無憾而必以區區榮名誇耀世俗震駭聾聵此  
庸夫愚婦之所爲艷慕而謂足以動賢母之意  
哉管歐陽子四歲而孤母氏矢節畫荻以教之  
至今稱之不衰以沈夫人之賢豈後於歐母哉

雖國風共美許穆之流殆無以過焉吾欲頌夫  
人之德以爲其美不勝書故特詳其子之賢而  
有文以見夫人之能教育以有成其有功於李  
氏者最鉅也瀕海風土澆薄消歇不常高閎巨  
室類不一再傳卽里中廿年間有崛起登第遽  
以赫奕未幾而聲影消滅子然靡遺獨李氏貴  
盛累百餘年而其世業益昌熾豈直其鄉山川  
靈秀清淑鬱積而未艾蓋其奕世之王姑太姬  
皆有樛木鳴鳩之仁以締構造基而夫人婦姑  
娣姒之賢相繼續承之如思齊之媚周姜太姒

之嗣仲任宜其克開厥後俾益昌大施於世世  
福澤有餘而令聞無窮也詩曰釐爾士女從以  
孫子夫人之調矣 今上元年茂初長蘅之母  
陳大夫人七十餘滯上黨思一拜堂下而不可  
得今雖潦倒衰困猶獲援筆屬詞追叙疇昔以  
從諸公觴祝之後豈非幸歟又嘗聞崑山沈氏  
之先三世貴顯皆有賢聞夫人之祖妣亦以節  
孝聞於 朝旌表其間論者以爲有世德云

壽金子魚先生七十序

代董宗伯

頃歲屏居上海青浦兩邑之間其與嘉定之境

趾相錯也故嘗識其賢士大夫若金先生子魚  
尤所謂卓然有道者也余初邂逅君於南宮君  
年尚少長身玉立儀觀甚偉卽之溫然時余與  
太倉王太史方同舉京兆王雅兄事君尤服君  
才氣奇崛俊邁爲不可及迨余先後上第而君  
久落落無所遇意且抑鬱有感憤不平之思君  
顧退然安於止足閉門掃迹養親樂志閒居讀  
書悟歌種花飲酒時與鄰翁野老商晴雨逐雲  
月爲務如是者幾三十年日惟養志於恬遊神  
於淡噫然重其內而遺其外落其華而滋其實

故能薄利欲之酣豢味道德之膏腴解仁義之  
駢拇祛智巧之障閼寔是非之町畦油油然寓  
於無競放於無岷將於物委蛇而同其波自世  
之王公縉紳以至販夫牧豎凡薰君之德飲君  
之醇與聞君之風者皆亡不思愛君而莫能名  
君之所以賢迹其爲人幾類於列禦寇之居鄭  
圃庚桑楚之處畏壘彼史傳所稱雖陳寔王烈  
之徒皆非其儔也聞君中歲亦善病老而益康  
壯艱於嗣今令子少俊已俱能文章年躋七十  
而肌膚豐碩顏如渥丹步履輕矯飲噉豪快談

論壘壘日夕不倦若洪範之所陳五福詩人之  
所詠百祿君皆有焉蓋非獨天之所厚而君之  
勇退知足挫銳息機早服重積庶幾於深根固  
柢長生久視之道其度越於世俗之所爲賢豪  
者不啻遠矣余性疎誕少踐仕途誤落塵網者  
卅餘年雖晚叨 國恩冒升大僚然而蹈危機  
觸驚瀾幾陷不測者屢矣顧今頽然衰耄之餘  
始獲乞遺骸以思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以是  
自愧其晚而咨嗟太息益信君之超然玄覽脫  
屣榮仕以坐進此道爲不可幾及也余方欲乘



春秋佳日扁舟訪君從容一叩君之所得適新安商山吳生光遠等謁余文爲先生壽往歲登白嶽遊商山愛其山水清淑因遍識吳氏之長老今吳生自述其父祖與先生世講之舊固要余一言謹不可以辭遂叙次余之所以慕君者以侑介壽之觴

浪淘集序

余弱冠好唐人詩學之三十年輒緣手散去友人或勸之存其本余弗遑也然酒閒值所知口吟手揮卽纏纏不能休唐子叔達高閒士也一

日從旁笑謂余曰吾憂若詩牢錮子藏識奈何  
余爲矍然子柔又嘗欲採余律詩俊句爲作佳  
書傳示同好余自愧謝勿以爲壬子二月武昌  
回與瞿起田同舟江行苦風浪半月而至九江  
簸蕩掀坼之中搖神滌藏時時以酒澆之半酣  
起田輒濡筆伸紙請吟余詩隨手書之余頽然  
之餘耶爲爾爾風不止起田亦不倦至南京則  
余詩幾盡凡七伯餘篇錄成而歸李長蘅汪無  
際各傳寫之錢受之與好事尤亟稱之多有其  
本余固不得藏已在上黨無事因合書爲一集

增定計千餘篇題曰浪淘者以余宿習舊質已  
在憶忘之間似沉沙然偶爲驚濤激浪淘汰而  
出之者耳非僭引管賢赤壁詞語也戊午書於  
上黨偁庵

松寥詩引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太江中焦山湛公  
以名其閣云余己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  
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  
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  
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畱詩於壁云寺外

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窻如  
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  
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  
秋同宋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爲  
諸生時客闕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  
平簪皆夙契也留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  
山中爲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臥病虞  
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警策語戊午別之西  
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闐寂低回  
西廊階除間啞啞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爲悽然

舊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老飯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偈庵書

溪堂題畫詩引

邇年不好作詩卽有索和亦多不能應壬寅二月歸新安故人方伯雨與諸子居煙村溪上首作詩招余靈雨浹旬久未能赴時吳中劉价作畱余山閣偶次東坡岐亭詩韻作詩以遺孫履

和余遂同作得詩三篇是後過伯雨溪堂俱信  
宿价伯樂其山川友朋之美遂畱共卒業余亦  
悠然忘歸不知妻子之在遠也堂去溪百餘步  
溪流至王村灣環如玦豁然山夷而野舒數十  
里閒峰巒百疊樵徑漁舍疎數出沒屏列於前  
余畱此踰六閏月凡花木禽鳥之生成無不觀  
晨夕涼燠之氣候無不更風月晦明之變態無  
不窮時與升高丘踞磐石攜壺以探遠洲舉權  
以瀉清流味歸一室之內高友千世之上帆影  
拂於門戶湍聲振於枕籍此皆騷人詩客所極

力而未能髣髴者跡余平生之所遊處殆未嘗  
有也與佗伯亦可謂幸矣余既不能有所詠述  
然酒酣興發往往吮筆畫爲泉石竹木雖零雜  
瑣細而友人好事爭自取去因屬以詩者亦數  
數焉暇日序而錄之以志故人能賞我於筆墨  
之外故能使余自忘其拙且畫雖散去而異時  
略觀其詩亦見山川秀發之氣積於胸中者不  
可沒也

李宋偁和詩序

去年秋余至南都訪比玉李翁沮脩一見歡於

平生因邀余遊龍泉山余時不能從九日遂作  
詩見懷及讀其山居諸詩令人翛然有拔俗之  
想今年秋沮脩將合刻其前後和韻徃復五七  
言雜體若干篇名曰李宋倡和詩而屬余爲序  
方余在上黨客有叙程宋倡和集板行於南都  
數年矣比玉少以才名豪於閩中其胸次恢疎  
廓落飲酒終夕不醉當興酣耳熱落筆如風雨  
至數千言不能休嘗在客坐見余詩輒相求於  
數千里外比薄遊吳越及留南雍十餘年其名  
章秀句醉藩殘墨流散人間徃徃徧於僧窻邸



壁雖時爲高人鉅公所賞歎而一再試皆擯於  
主司淪落不偶故其詩洗洋淋漓多山巔水涯  
蕭散娛嬉之詞以余蹇拙而顛顛寒餓閒爲謬  
沈之音大氏發於羈旅草野其爲窮人倡和之  
詩宜也今李翁家世鼎貴子姓皆已後先成進  
士身膺簪綬之貴而家有封邑之奉所謂王公  
大人志得意滿者乃能字櫛句比尋聲赴節以  
與寒士角至於層次疊發連篇累牘此又何也  
沮脩嘗師事至人以希長生久視之道方遺斥  
萬物以養神思與造物者遊而比玉頃年益恬

然浮湛儕俗忘懷得失其心無毫髮坎壈不遇  
之歎此其氣浩然皆出於勢利酣豢潦倒窮厄  
之外故其文章聲氣不俟均節而自合譬則出  
塵之鶴在陰之和琅然高徹雲漢後之誦其詩  
想見其人恍如揖司馬子微李太白之流於千  
載之上必有徬徨欣慕而尚友之者夫豈徒尋  
常文士唱酬之什若候蟲時鳥之所能髣髴哉  
近世朋友道缺士氣不振比玉才氣空海內與  
人交出肺肝雖處窮厄而未嘗以詞色徇人在  
吳獨善余與李長蘅其居南都唯沮脩尤善遇

之雖少爲先太守公門下所取士有通家之故  
而二子之交契非以此也丙寅冬北玉還閩展  
墓吳中訖傳宋病且死沮脩倉皇寤寐形於至  
誠矢將經紀其家相與收其遺文庶幾猶有古  
人生死不相負之意崇禎戊辰冬吳下友人程  
嘉燧書

恭賀 瀋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代

自古列仙長生之士松喬安期羨門之流必之  
寂寞之鄉山涯海嶺人世之外剗心煉形而後  
致焉若夫履崇高之地承累世之業身處富貴

逸樂則雖挾人主之勢極天下之力至終身求之而不可得豈非守虛寂者易爲鴻冥而安養者難於蟬蛻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此者皆所論於俗也非所論於有道者也夫人心有欲則凡耳目焦腑四肢百骸無一非陰陽之害苟其心無欲則此身非吾有雖圭組軒裳曾不芥蒂而況其屑屑者乎自羲皇以降唐虞之際其德恭讓其神清明其化玄嘿其人度世皆壽百千歲下

逮殷周詩書所稱殷邦天壽平格畢公弼亮四  
世尚父至成王時爲太師皆不去保釐辟公之  
位而享國長久固未嘗遣人閒逃虛寂煉形以  
爲之也某嘗備位史館恭覩 玉牒得仰窺

聖祖神宗固本強幹衆建萬國藩屏王室之意  
以及文昭武穆垂恩延祉振振繩繩不啻萬億  
之盛乃若以恭儉忠厚仁厚開國續服繼體世  
有賢王 列聖以來寵數褒美爲海內諸侯王  
冠莫如潞安之藩藩某在都下時縉紳士大夫  
凡仕於晉及乘輅澤潞之間者無不稱今王之

賢及傳其感遇諸詩竊踞而讀之仙仙乎遺世之垢氛若將出宇宙凌雲氣薄日月令人欲棄萬事而從之遊若逍遙於藐姑之上崆峒之巔也身雖無由至王所然意其人必湛道德簡嗜欲凝神兢業之內合志淡漠之上故能眇軒裳如贅疣視酣豢如藥莖遺榮祿如塵垢不越肅雍顯相勞謙寅畏孝友嫺睦而其神遠矣夫是以鍾鼓不輟於懸玄菴圭冕不釋於躬嬾嬾窈窕不斥於御而皇王之道洽和理之化得此真有道者已國儉而瘠其供億諸費常不逮諸大

藩然當海外告急 上命出師援朝鮮王首輸  
帑金千萬緡助之餉通歲宛葉之間頻苦水澇  
民幾相食嗷嗷厯縣官王又轉粟二千石往賑  
之汝上之民全活者以萬計 今上特降璽書  
嘉寵褒勞錫禮優異以爲親王勸書載典冊乃  
王德愈恭心愈下其視匹夫匹婦常若勝予折  
節敬禮士大夫嘔嘔如恐傷之真侯王之尚孤  
寡江海之下百谷可謂損之至德之盛矣宜其  
清明在躬心志和平百節均調春秋七十色如  
嬰兒和氣翔溢四時遂茂番番黃髮爲王室祭

酒天子寵之若著蔡國人愛之如神明上下和  
樂中和之詩被之管絃此誠宗祏之慶邦家之  
光也新安方侯今爲潞之長治與某有兄弟之  
好越三千里徵予介壽之詞予以爲古之賢王  
能愛其國人其下必相與歌舞以樂其壽考而  
願其子孫世世長有其國如所謂宜君宜王子  
孫千億假樂之詩是也侯壽王宜首稱假樂繼  
而宜稱旣醉旣醉太平也說者以爲具五福蓋  
醉酒飽德而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民皆攸好德  
而錫之福矣其詩曰君子萬年永錫胤祚賢王



以之若曰昭明有融予攸好德諸大夫國人殆庶幾焉請書之末簡

送上黨郡侯楊太公入 覲序 代

明年歲己未春正月天下當大計州縣藩司舉朝京師於時我郡侯楊公以冬月戒行其屬邑若長治方侯入君者偕謁余文以贈行夫侯之由尚書郎出守潞安也僅數月耳侯之始來也不繁爲條教務在愛利其民固未嘗驟有所更張而民皆晏然自得於山谷田野之間今侯以述職行非久遠也其心皆皇皇然若赤子之夫

慈母則何其相愛之深也太守雖號親民乃其  
秩尊上侔監司而俯制州縣其於匹夫鰥寡之  
情非數數也一旦由京朝官奉璽書以出曾未  
數月而民愛之若是此豈威令智力之所爲哉  
夫人有可以致一時之譽而不能服匹夫之心  
力可以制人之死命而不能使人之愛慕顧所  
以感之者異也我侯爲人溫厚而直敦大而敏  
擅經術精法比其郎刑曹也庭中號以不寃及  
爲潞安虛已好善約於自奉而誠於愛人孜孜  
訪求問民疾苦雖令以下至丞尉每降詞色如

恐傷之洞悉情僞而未嘗責以苛細至於蚩蚩之民或遮道擁輿候一一爲省理撫循未嘗厲聲色孰何之蓋務在得民之疾痛而與之爬搔甦息使僻遠一介之小民不知有官府之難而數百里八州之群吏皆得以行其守令之意支節血脉相通爲一而無復壅隔闕滯之患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侯真其人矣自管唐虞之盛庶官庶政載於典謨者詳矣其要在不虐無告不侮鰥寡至詩人之所以歌詠君子必曰豈弟蓋善爲政者不拂民之情而非豈弟則莫能

得其情而感民之深也世之君子或好爲赫赫之名厲蠶氣任明作徃徃遷擢以去而於民之休戚漠如也先是陳侯公乎仁恕去而見思蓋賢者也揚侯繼之又賢慈祥悃幅皆有三代豈弟之澤豈非吾民之幸哉今茲山谷之老穉閭閻之婦女足未涉侯之庭而聞侯之行皆延頸企踵以遲其來則夫言吾上黨伎懃俗悍而難治者殆亦非民之情也邇者自官府睽隔公卿臺省多不得其職惟外臺監司守相猶可舉其優恤保惠之政誠得如我侯者數公列於雄州

劇郡之閒以宣 朝廷之德意而固 國家之  
元氣寧詎非社稷之功哉頃大司農移檄州縣  
至減輿億顧募之直且加歲賦以給遼餉恃侯  
之仁故增賦而民不知然山右土瘠居有杼軸  
之共行有屯戍之勞侯固恤其不堪命也詩曰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駟周爰咨諏古之  
君子於行道之際不忘咨諏民瘼以入告 天  
子今侯由會城經三河之墟邢洛之間皆畿輔  
根本要地吾知必有崇論宏議聞於 朝著以  
贊 廟謨而固邦本者當不獨私吾三晉之民

矣

送分守冀南道大叅新蔡閣公 入賀序

代

今上御極四十有七年秋八月屆萬壽 聖節  
天下諸侯王及陪京各藩文武臣工當上表稱  
賀於時山西藩司以叅政閣公行而列郡守相  
宜爲文以送之公嘗知太原以治行爲天下冠  
遂陞憲副膺 璽書領備兵使者兼督鹽權軍  
傳諸政尋晉秩大叅持節駐汾州守冀南前後  
豐功偉節山右之文武士庶雖至道路皆能言

之而潞安今泄節下德公尤深郡侯楊公率厥僚屬特徵文以序其行余惟朝廷歲時萬壽節其禮皆雜用前代朝賀之儀漢制設庭燎鹵薄陳羽衛備九賓傳警引諸侯王而下以次奉賀復置法酒殿上百官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然後錫宴賞賚有差又設白獸尊於殿庭求諸司之能直言者以故先朝元會慶賀諸節牲牲外臺親被召問上言問閭疾苦今上久不御外朝其禮皆廢缺頃天子東顧盱食慨然下九卿推用閣臣意者復舉曠典求

直言詢閭閻如 祖宗朝故事乎比者太臣下  
徵兵之檄冀南郡縣累月鮮應募者昨歲軍需  
告匱搜括瑣細至腋奪公府真皂雇募之直時  
事亦孔棘矣而潞安一郡上供 皇紬歲額尚  
以萬計當 孝廟時劉忠宣嘗 奏免光祿寺  
供饋八十餘萬其歲省 官府浮濫諸費至數  
百萬今以潞安一郡推之則夫東南織造之煩  
官掖糜耗之額其可議以資度支而給軍需者  
尚多已唐開元中上于秋節羣臣皆獻寶鏡而  
張九齡獨述前世廢興爲千秋金鑑以獻其後



玄宗遇拜宰相每問風度得如九齡否今閣公  
以中州英瑋之姿言論丰采傾動當世而且久  
歷晉藩目擊民隱吾知是行也當 聖天子維  
新之政其以崇論劄議媲美前賢垂光史冊者  
必吾閣大夫也敬書以爲贈行之獻

送上黨牛生赴遼陽軍序

古稱齊魯多辨智韓魏負奇節蓋太行山谷雄  
嶺風氣沉勇澤潞軍鋒號爲天下冠頃者東師  
挫衄 朝廷移檄郡縣徵兵山右而上黨累月  
未有應者乃得郡學諸生牛啓元獨身請行願

爲之倡不旬日而猛士雲集其人皆材勇勁悍  
投石拔距多願從牛生因與治裝俾之俱行余  
聞其大父嘗官隴右幕僚以膽智面折驕虜爲  
制帥所器重生舉於臨洮甫孩而孤母馮撫而  
教之十六補諸生好學有聲一旦感憤時事以  
爲 祖宗休養數百年顧邊圉警急猝無一人  
思報國者於是投袂倡首時母馮嫗且老矣而  
身未有子乃樹其應嗣者慷慨遂行生自爲孤  
童孤嫗相倚爲命相守如形影一朝從戎赴絕  
域母子無幾微見於顏色鄰里觀者或多至流

涕皆曰非獨其子賢也乃其母亦烈士也始牛  
生踵門求見余意其人必氣矜好勇倒屣揖之  
恂恂磬折與之言謏然深思無沾沾自喜之意  
私心益重之因徧見之當事者大夫閻公而下  
慰遣有加而太守楊侯具列其事上於中丞今  
生行矣日者虜騎又躡開原 天子赫然震怒  
趣經臣兼道赴遼幕府購士奚翅饑渴經畧公  
素稱濶達折節能得士心以生之賢吾知其必  
有合矣雖然士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故所  
濟者大則無以小者亂之所許者厚則無以淺

者浚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蘭生之屈廉  
頗而圯下之所以摧子房也人情既已捐父母  
舍妻子置死生矣而或動色於曠笑不亦情於  
輕重大小之智哉生行矣姑以是語之

送大夫閻公榮任觀察滇南序

代

今年春郡國上計山右課最冠天下而藩翰之  
績尤首推冀南未幾 朝命擢閻公爲雲南按  
察使公持節來巡冀南甫二暮矣吏肅民安風  
行化美四時豐樂百廢具舉方且大修郡縣學  
宮崇飾禮樂教養之具一旦被是 命於時所

屬文武有司百執事以及搢紳之賢庠校之士  
閭閻之民莫不奔禱請命思伏 闕借公而不  
可得咸相與咨嗟太息而潞安楊戩滇南人也  
則又幸公往按察其地乃率厥僚佐及諸邑侯  
請文以贈行滇南漢益州郡爲六詔故地 國  
家建雲南布政司監以按察使去京師萬餘里  
於仕宦號爲遼遠閩公家鳳翔嘗以憲使按蜀  
綽著風烈秦隴滇蜀疆徼趾錯非有東南江湖  
之隔又滇中土風清淑四時氣候如春名花香  
藥中州所無而飲食供御水陸畢具然此皆吾

士民習公而不可得故聊計其山川諮其風俗  
以爲公庶幾樂而安此若夫廣視遠聽爲天  
子使宣風萬里外猶復較道途之遠近擇風土  
之美善豈吾大夫閭公意哉公忠廉明恕有古  
大臣之節其按吾冀南也約已節用斥罷供億  
泊然如寒士其遇有司虛懷推誠易事難悅未  
嘗一動顏色少示威福而至於推按文書甄別  
臧否則必協於情不苟止覈其實不少徇廉而  
不劔寬而不漫察而不激可謂躬行德讓君子  
矣 國初監司糾察守令視漢刺史以六條察

吏其光明俊偉皆耿然如秋霜烈日而政平訟  
理亦庶幾兩漢之盛及事權移於兩臺後稍稍  
溺其職近日 朝廷政府靡然成風無所法式  
而公獨皜然勵冰蘖於混濁之時凜激揚於姑  
息之日寬明似黃霸公正如歸翁視學如何武  
恟恟愷悌務行身先教化之治宜乎文武吏士  
閭閻疇庶遮畱攀慕咨嗟歎息而不忍公之去  
也滇南民夷錯壤土官竝攝法紀疎濶而士又  
多以雜流居之往往恣其侵漁至不可勝汰今  
得我公之廉重以坐鎮之澄之使自清表之使

自正風聲所樹將使廉隅興行風俗釐革而洱  
海緬甸之區永無犬吠之警矣管三原王端毅  
公公之鄉人也嘗巡撫雲南奏劾鎮守中官害  
民諸不法事滇民至今頌之我公資望既深  
朝廷將假節鉞付以端毅之任以爲 召入內  
臺之地山右旣屬公藩翰遺愛而三關制府重  
鎮時由三公孤卿出統御之吾知滇南終不能  
與吾晉民爭公也

壽郡太守楊侯燕喜序

札

楊侯以尚書秋官郎出守潞安之明年政和時



豐百物殷阜風雨時至滲漉霑足所治八州山澤疆賦之政皆舉諸堂皇之內千里耕鑿經商之氓皆臥諸衽席之上里無追呼之吏邑無馨鼓之召黍苗芄芄桑果油油出作入息民具歌舞而公方與僚屬益共爲悼大清寧之政修學校崇教化孟秋七月屆公誕辰於是同守謝侯郡倅黃侯偕來徵文以爲介壽之詞余以爲今之生辰爲壽非古也然而古之燕饗賓主獻酬酒酣樂作皆更起爲壽以至田野之民皆躋公堂蓋其時上下和樂相爲頌禱之詞如曰願吾

君侯萬壽無疆云爾今侯有惠政阜吾潞民至於雨暘和調年物豐成而羣僚之賢能於斯時坎坎秩秩具鐘鼓獻酬之儀以宣其樂而導其和侯雖退然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斯亦燕喜之榮觀大平之美談不可以無述矣晉歐陽公守潞之二年爲亭於豐山之下名曰豐樂而爲之記以爲潞於五代之間用武之地自承平百年之久剗削磨滅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於是乘郡之簡樂歲之豐日與潞人遊焉賓客僚友類然琅琊釀泉之間自號醉翁而後之好事者或

寫之琴曲或詠諸金石至今猶照耀人耳目澤  
潞自古精甲所在晉唐五代其民皆百戰之餘  
所謂用武之地豈特百倍於潞而已哉今祖  
宗承明德澤涵育且數百年荆棘坑谷皆被禾  
黍至於民不知兵郡僻事簡賓傳罕至其山川  
雄傑秀麗視琅琊不啻遠過侯雖目擊杼軸征  
行之勞不暇飭亭榭侈遊觀而文章風節不減  
簪賢歲時燕集僚從觥籌嘯咏之適輝映前古  
可以傳矣異時蔽之詠歌垂之無窮百世而下  
必將俯仰太息追思今日民物之盛涵泳德澤

而與太守樂其樂者亦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  
上恩澤原本山川風俗而與民同樂者賢太  
守之事而諸大夫參佐之力也因書以爲燕喜  
序

管分巡冀南大叅唐公送行序

代

去年夏冀南閫公陞雲南按察使以去歷冬月  
未有代者冀南所統治視諸道號稱遼濶遠帶  
河內諸軍州幾數千里地大政厯控攝爲難於  
是督撫大臣推藩司之長京兆唐公假節徙鎮  
之公於藩司銜爲貼堂右叅政最貴重所管通

省軍政驛傳鹽法諸要務不能久於一道未及三月將復解鎮以去於時所統州縣長吏文武將士以及黔首莫不相聚歎息潞安近在節下則其民尤戀戀於使君之行且曰朝廷曷爲奪我賢使君不遂令長鎮撫我也夫民情亦難懷矣世固有需之歲月而上下漠然不相保者甚則眈眈焉惟恐去之不速也唐公雖賢曾未三月而民何以德公若此蓋自世廟初設冀南分巡潞州始升爲郡迨今甫百年而潞之疲敝極矣潞安固瘠土也今上初年清丈加額

而田畝感縮耗已自是商貨括於 皇稅杼軸  
竭於上供租粟殫於 藩祿至於加派搜粟徵  
發閭左買牛解騾羽檄輶集而剝膚椎髓至於  
今而極矣譬之孱弱之夫加以飢羸風寒榮衛  
日削氣息僅屬視其膚廓狀貌非不魁然而去  
捐瘠亾幾矣此固非庸師俗工可以悍藥猛劑  
之所能起也先是閻公寬明仁恕而一時郡縣  
皆古仁牧民所恃以延旦夕之命我公之來務  
爲清淨寧一以煦育之若慈母之撫弱子不餌  
妄藥不邇異物認認然時其乳哺護其風寒伺

其起居察其好惡洞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誠  
陳臬之義而先撫循之仁緩醫和之功而勤懷  
保之勞去赫赫之名而取醇醇之治故使君之  
仁赤子之愛也潞民之懷豚魚之孚也書曰若  
保赤子惟民乃康又我公之謂矣當此橫征竭  
澤囂然嗷嗷而吾八州之氓獨涵育於惠鮮保  
乂之政豈獨斯民之幸哉 社稷之衛藩屏之  
固將必由之今我公行矣田野山谷之小民欲  
借明使君而不可得者其情皆無由以自致古  
者中和樂職道路以歌以頌而今 令甲且有

所格而不得伸則夫道民之情於三老嗇夫之口者惟吾黨二三在位者而已是故不可以無述也雖然公歸太原必將以所目擊者徧告諸在事與今之代公者以及於寬政況公資望日深勲德日懋將加授節鉞以鎮撫全晉其所以保乂元元者尚未艾也余既不能挽公之行姑且以是紓吾潞民之思乎屬郡縣大夫謁文送行遂書以爲序

從兄懷泉翁偕吳碩人七十雙壽序

代方石

是歲余伯兄春秋六十而從兄懷泉翁夫婦俱



滿七十憶昨丁巳之官時過兄金陵屬余緘文  
以爲壽倏忽遂逾三載滿秩保任秋冬之交當  
得馳 恩然比歲東北多事山右徵發不時區  
畫煩重心力勞匱每日夕至不遑假寐遙思鄉  
國九月兄弟觴酌酬勸依然右丞茱萸之感從  
兄生辰尚在十一月宜郵致一言以侑借老之  
觴因念古來曠士以富貴爲勞生誠止足爲至  
樂如馬少游王無功其言固有旨也金陵江南  
自古佳麗之地懷泉樂其風土因畱家焉晚更  
卜宅築舍夫妻欣然如鹿門之遊蓋其江山明

秀人物蒼萃而去桑梓僅數舍宗黨親戚如不出於其里徂秋涉冬園菘土芋甘美不論錢魚肪酒醞不勞跬步而清涼冶城送目舒嘯有登臨之槩信可樂也 國家承平德澤涵煦之久士生大江以南世有詩書之緒安閑壽考往往身享至樂而不自知嘗觀宋賢倪文節公謂人生之樂有四衣食粗足一也身健無疾二也骨肉團圓三也子弟循理四也夫四樂者懷泉兄可謂兼有之已粵自曾祖而下再從子姓不啻七百餘指其幼稚老廢無論已卽或衣食饒裕

而垂白道塗顧慮子孫營營矻矻者若而人况  
如兄之夫婦偕老二子服勞爲養朝夕繞膝舉  
案引滿門無追呼之吏室無離缺之歎豈非希  
有之事哉余蓋往來燕趙山谷苦寒之鄉目擊  
徵發行戍之苦而思江南太平風物之美又念  
身叨祿仕報稱之不易羈離鞅掌而後知田舍  
鄉里朋酒情話之樂也翁與嫂碩人當道然爲  
醕一觴矣

奉送巡飭冀南大叅魏公入賀 登極萬

壽聖節序

代

庚申秋九月 冲聖嗣 皇帝位始 詔天下  
以是歲八月紀元泰昌而以明年爲 上天啓  
元年冬十一月屆 萬壽聖節薄海內外天下  
諸侯 王文武大小臣工咸 上表稱 賀於  
時山西推大叅魏公奉表以行公之涖吾山右  
數歷藩憲前後五稔而其巡飭冀南也且及期  
矣公英偉宏達久負海內之望嘗典按南粵乘  
鐸巴蜀資閩崇懋 朝議將待公以京師節鉞  
之任顧西人德公睽睽不能釋郡縣大夫咸來  
謁余以贈行之文惟冀南設兵巡甫百年自陞

潞爲郡而民日以瘠加以邇歲軍興徵調之繁  
閭閻之困極矣在 世廟時公之大父嘗持  
節鎮茲土其風流遺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初  
聞公來莫不欣欣舉手加額伺望公容止於節  
旄車馬之間公旣下車爲能子視其民而以家  
人視羣吏恫然輕刑薄罰一切破檢押捐體貌  
務於推誠庶事則咨庶言則繹如懸鏡執象而  
事無遁情如挹水注地而神無滯用日惟焚香  
燕居翛然不廢圖史之適而刑清年豐閭閻歡  
顏皆有起色庶幾平康正直引養引恬之政可

謂豈弟君子已公文章言語妙天下宜居館閣  
論思之選不當久歷藩服且公嘗以情事乞身  
堅安石之臥已乃其出也則能盡心於庶獄庶  
慎孜孜好事嘗若不及此非其中超然不以物  
撓已不以已閔物則烏能匪躬遺形推誠樂善  
以和庶官擾兆民如此哉自古文臣多薄吏事  
或恬於榮宦者多謙於功名自唐已重內當時  
出藩刺鎮雖名卿達士如李文饒白香山猶不  
能無少缺望以此知公之忠誠樂易度越管賢  
遠矣求之 本朝惟劉忠宣願爲親民官樂居

監司其後柄用以爲得叅藩之力蓋有道之士  
不二心之臣不以寵位廟堂江湖撓其中固如  
此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我公  
是行率西方諸侯躬執奠壤再拜稽首以敬告  
天子所爲祈天永命顧畏民巖張皇六師光  
我高祖寡命其忠言嘉謀必有追媿周誥書  
之典冊以佐聖天子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某  
不佞烏能贊一辭

賀 整飭冀南兵憲大叅魏公燕喜序

代

去年冬十月冀南兵憲魏公以今上萬壽聖

節奉表入 賀是時 朝廷懋簡大僚均佚內  
外公卿建議有欲用監司之望超內臺領機務  
公時承恩歸沐里中而臺臣按晉者特薦公文  
武忠碩緩急可大用宜拜不次之擢今年五月  
會東師奔潰遼左淪陷京輦震驚訛言四馳援  
兵遁逃騷掠畿縣山右惴然如不自保於時督  
撫徐公馳使者數輩促公赴鎮而 天子方宣  
詔中外屬封疆之臣以宣力固圉振揚聲靈公  
卽日單車就道侵冒炎暑犯晨夜日馳二百里  
以趨上黨蓋旣至而親見吏民撫勞師帥訓飭



將領上下矻然有所底定如河流之有防風雨  
之有屢而民喜可知也涖鎮之日隨行無執爨  
者蓋有羈旅之所不堪而公意泊如也日惟二  
三刻省文案閱軍實受祇謁餘皆條然焚香晏  
坐而已今冀南所部控扼河朔苞舉懷衛雖古  
天下勁國精甲所在然而猛銳百戰之習已銷  
燦於百年承平之久獨有羸丁殘伍嗷嗷於壟  
畝機杼之間恐然如朝不及夕所恃者 祖宗  
德澤涵濡之厚以民心爲敵愾而已公當捨攘  
剝削之餘憔悴之日而獨觀化原用清淨寧一

以摩撫而安養之沛然有以浹民之肌膚而寬然未嘗繫有司之手足不示恩而民皆得所欲不事察而吏自莫敢行其私益公之爲政得詩之豈弟易之光大書之正直而鎮以無名之樸養以不貸之圃宜乎百姓又安盜賊銷戢閭閻恬熙訟獄衰熄協氣應而風雨時年穀豐而頌聲作也十月某日公之生辰郡邑守令相率稱賀余方自浙過家適來徵詞謀所以壽公者余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夫六月之詩載於小雅其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周公  
告成王以王業之艱難而作七月之詩列於豳  
風備陳田畷婦女衣食之事繼以十月滌場躋  
公堂而稱兕觥今公以文武吉甫之才當中興  
北伐之日而能根本王業盡心於民事用觀朋  
酒羔羊燕喜之盛雖以之相天下可也雖然予  
州民也則又稱豳詩之美周公者曰是以有袞  
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於是郡侯及邑父母咸舉  
手曰此國人大夫之意也願書以爲壽

汪石蓮侍御奏議序

代

光宗皇帝登極一日補臺諫數十人未幾

漸 召言官預 顧命於時中外翕然臺諫諸

賢爭竭忠昌言以報 主上所陳多 國家安

危大計 宮闈肘腋密議業已傳播天下載之

典冊若吾鄉侍御汪公其一人也公既巡按汪

右還 朝廷時予亦叨廁諫列始盡得公前後

奏議反復讀之真通達國體深切時政一時鴻

卿碩儒亦既敘之詳矣而余猶有慨焉者以爲

宰相臺諫 天子之腹心耳目所謂 國之重

臣不可一日無焉者也顧 祖宗罷丞相而相

存神祖輕輔相而相亾何者累朝閣臣位  
兼師保有三公之尊左右朝夕參決機務有繩  
弼論思之實則雖去中書之名於事權固無損  
也唯神宗始嫌大臣專恣遂有輕大臣之心  
晚歲倦勤深居端拱疏皆留中其視宰輔 equal  
若贅疣百官日囂然無所顧忌而大臣且畏罪避  
嫌之不暇於是盈廷之議無所折衷聚訟之徒  
沸如蝸蟻無惑乎萬幾隳而四夷橫也蓋天  
子必使閣臣之權足與人主爭是非與羣臣  
辟邪正而復令言官得舉其職譬之腹心手足

各有所寄然後臨非常之事有可恃以無恐平  
居自解其肢體自疑其手足苦爲束縛之拘攣  
之恒使之木強痿痺而不仁倉卒之際忽然策  
之効奔走捍頭目鮮不顛蹙隕越者今大臣凌  
遲僅與庶僚充位備員故雖有憂社稷之忠而  
無所用也然則當今上訪落之始欲振積衰  
之勢收旁落之權以與天下更始非盡復舉

祖宗召對之舊則事權終不可一治理必不可  
幾遑哉侍御公之言凡見於章奏者前後不啻  
數十上其言無不可佩而貫而余尤頌其重票

擬復召對之說爲劑時之藥石鎮世之元龜也  
管韓忠獻自叙諫藁以爲人臣進言要在理勝  
而將之以至誠理勝則其論不易而可以致  
人主之必行然非至誠則無以盡通萬事之變  
而切中一時之急若侍御者庶可以不愧矣吾  
鄉山川特傑而白岳尤炳然靈奇 國朝名賢  
自程襄毅以諫顯爲 英廟宗臣嗣後代不乏  
人若吾侍御公其諸山川所鍾以爲邦家之基  
而非偶然者也

侯氏世略序

余頃自上黨歸始識侯服長前數年已聞其名  
閭巷間人多稱其倜儻負氣輕財重交能與人  
緩惡比相見恂恂磬折欲然下人布衣農冠無  
鮮華衣馬之習獨深心好書忻然有志於古文  
詞顧時時喜從道人釋子遊其遇山林放佚沉  
冥忘世之士往往與之酣嬉淋漓閉門沉飲連  
日夕不厭其視流俗之逐逐於富貴聲利之場  
者意蔑如也故余與唐子叔達時至其家郊居  
蕭然塲圃竹木繞舍圖史充宇其童稚皆有自  
得之色殆宛然有似於東華方山子之爲人其



先世世服農至君父祖始兼什一居積起家然  
好行其德里中咸目爲長者服長自少則思侯  
之先由汴宋徙居歷數百年而世次昭穆漫不  
可考相傳當勝國時誠子孫惟務力穡勿求仕  
宦故雖世有隱德而文彩湮鬱不少槩見意甚  
傷之於是摻贊踵門徧謁於吳中之名宿而老  
於文者丐爲著侯氏世略凡祖禰而下兄弟支  
庶竝列於譜將至於祖免同姓親疎粲然傳之  
無窮一時四方之賢人各爲之論次彙而成帙  
已凡若干篇而猶屬筆於余且請之至再三無

倦色噫自唐衰譜牒淪廢士大夫不講久矣今新安豫章山谷閒故家遺俗其載籍猶有存者吳越廢著遷徙不常雖公卿鉅室亦往往邈然迷其所自出以余所知惟丘子成先生嘗手輯家譜曾使余序其後亡友徐女廉晚自著東海世界是外益未始一二見也服長甫自統緒之年而獨慨然倡舉於曠世廢墜之餘且能遺外聲利而猥叩於幽遐寂寞之士其不啻賢於流俗遠矣余不復贅紀其世而樂爲之序云

潘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代闡兵道

今上御極四十有六載德澤洪茂海宇康乂于  
時天下諸侯王之賢宗藩之盛不啻萬億類皆  
謹遺教修成憲垂恩儲祉皤皤黃髮臻壽耆稱  
祭酒者濟濟相望乃其所推倣瑰琦湛英華  
含道德簡在 上衷寵大褒美榮無與儷宜莫  
如藩王是年春秋七十冬十月吉王寔誕降凡  
自郡王宗侯文武僚屬官邸臣僕以至閭閻田  
野之阡山谷之叟無不懽欣謳吟歌舞舉首加  
額臺察大吏以下稽首致詞奉觴上壽無敢後  
先某少起家令榆次量移長治卽侍王宇下頃

又奉簡書持節巡冀南分駐潞安前後望燕間  
之清光承道德之令儀舊矣躬際盛典習懿鏢  
率厥長吏以引以翼如考鍾鼓不知其音之發  
也粵維簡王以高皇帝愛子分封于瀋熹土  
潞安啟上黨之境踵陶唐之風首以忠孝勤儉  
崇貽謀嗣以仁厚兢業紹前烈以至憲王弘文  
尚賢聲被四海宣王純孝格天寵冠世廟是開  
今王履懿哲之統躬粹清之質教成於襁褓蒙  
養于主鬯含莫視學尊師尚齒修類宮之曠儀  
御東序之秘寶翔冊府覽書林孕虞咀商寤殷夢

周微辭與義風渙水釋弘音大章泉涌霞蔚由  
是尊三德循六行旁該九流覃思八埏故能以  
典籍爲苑囿風雅爲鼓吹騁蒐羅爲羽獵摘英  
華爲文繡用以榮鏡宇內仰稽遂古中述祖  
則躬奉天經錫類以廣愛惇睦以弘讓崇簡朴  
以勸風俗激賞賚以勵貞廉降詞色以禮賢茂  
乃若色養太妃大孝也竭帑藏以餉邊極忠也  
轉租粟以恤災廣惠也今上睿懷宗親奉公  
體國謂莫如王賢優降璽書煌煌制詞備載典  
冊榮莫與尚而王虔鞏勞謙小心寅畏偃僂視

考父警戒師武公益簡遊宴減膳樂脩恬憺守  
玄默是以澤潤枯腊恩及飛走甘露時雨滋液  
滲漉嘉穀六穗瑞草三秀四時均調百昌遂茂  
神明若著蔡壽考弊金石此誠宗祏之洪業賢  
哲之極軌也自古彭鏗之流小山之徒方斯蔑  
如矣 聖天子方議大官袒割之膳頒尚方蕃  
庶之錫以展親親將齒德之尚達尊親賢之典  
並隆用以光施祖禰傳示後裔詩曰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又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王之謂  
矣某不佞不能揄揚萬一聊述覩記抒情素以

與康衢之童華封之民是頌是禱云爾猗歟盛哉

送郡侯鶴慶楊公入 覲序

自古稱郡守循吏之賢莫盛于漢已自蕭曹以寬厚清靜民用寧一而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儒者明習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多以郡國守相爲三公孝宣時俗吏類尚嚴酷黃霸朱邑獨以寬和爲吏民所愛霸賜爵爲關內侯炳炳烺烺至今言循吏必以潁川爲稱首然考之當時蕭參之屬齊相曰慎無擾獄市而已黃霸始爲

廷尉庭中稱平及爲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  
在成就安全而已史又稱霸外寬內明得吏民  
心治爲天下第一然則吏道之所尚可知已我  
郡侯滇南楊公以經術爲名進士由廷評陞大  
理正晉秋官尚書郎今年夏奉璽書剖郡符來  
守潞安潞安冀南名郡而太守秩尊職在承流  
宣化阜民興教行縣訊獄略如前代故事至推  
臺閣省寺之選爲之 朝廷特簡公于刑曹郎  
其視黃霸以廷尉出爲潁川意豈異也今世士  
大夫以經義制科起家往往不通習法令夫大



守吏民之本而法律所以輔行教化之具也

國家律令大誥其巨者經緯萬幾綜攝六曹而其細周悉民隱無所不統貫顧其制非一代之典而其義非一家之言 我祖宗列聖之所詳定審克而行歷漢唐以來君臣之所參互折衷而成者也盖有三代欽恤明允之意焉其要在使民畏罪遷善而已帝之命臯陶曰女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然則律令法比之事非仁人君子莫能用也自州縣論訊用律輕重多致踳駁故詔天下重

猷悉移大理按覆以制天下之平公在廷尉時  
廉平公慎庭中號以不寃夫能司天下之平以  
臨視一郡其治固易易也然我公之來也咨誨  
芻詢委任參佐務先教化不動聲色洞燭吏弊  
而覆護小過雖箠楚之令未嘗輒施其煦育惠  
鮮吾不知于古淑問何如其視潁川之寬和如  
所云外寬內明之治殆亾以過也涖任之歲適  
當上計冬十一月將朝京師于是僚屬之賢郡  
丞謝侯司理胡侯偕來徵予文以贈行余惟故  
事郡國上計述職凡治行卓異者 天子召對

問民疾苦及治所繇因得與文學法從錫讌賦  
詩賜金增秩如漢唐之典焉 今上久不御正  
朝而公亦未當奏績然古者勞使臣之來見于  
四牡之詩其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是用  
作歌將母來諭蓋恤其臣之賢勞而叙其將母  
之情來告于君也公家滇有來萬餘里太夫  
人方安家食公以是不能一日晷啟處之戀余  
請歌四牡以送之所以志民吏德公之深而念  
公之私如此

題汪僑孫五臺紀遊

去年風雪中僑孫來上黨省舅氏既別之寧武  
將由塞垣趨京師已至寧武龍公有國士之遇  
遂留三月北陟清涼禮文殊叅名宿而歸因出  
其囊中詩文且勸余往遊焉憶出門時所親亦  
多云當一至五臺余笑應之曰會當以到時到  
耳蓋余自知下劣名山勝師皆有前定人生可  
以自策進者惟有一事而老病已劫而留之此  
可痛已余顛固倍時語未嘗徇人僑孫獨津津  
向余昨寒夜深雪中語連夕不休蓋其深心勝  
氣未見鞭影而馳顧屈首隨老馬至若爽然自

夫者此殆有夙契未可知也今歸將遊成均南都人物淵海東南秀彥輩出在審擇而善交之若吾僑孫信如渾金璞玉不卽人而人卽之方將望影辨氣有泣血以相明者夫豈俟于人言哉

亞中大夫 節鎮冀南叅知閻公壽序

自嘉靖中置冀南分司建節潞安歲時屆其生辰郡守而下及州縣長吏皆相率奉觴爲壽咸有祝詞大夫閻公巡冀南之二年夏四月長治方侯偕七君者來謁余爲序余惟今之爲壽多引詩人壽考福祿之詞乃詩之美者莫如南山

有臺其詞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大臣以其身爲邦家太平之基湛思減澤浹于民心其下莫不歌舞詠歎思祝其壽考至于山谷田野之民亦皆躋公堂而稱萬壽今去古遠羔羊朋酒雖不可復覩然而閭閻歲時歌舞之俗其民一也則夫郡邑之長吏爲之修其文致其詞以導其情者亦烏可已也冀南統府二州縣二十有三衛所屯田遠跨洛邢磁衛諸州連制數千里奄有古澤潞河北之境卽潞安郡治在節下而宗藩列邸軍民雜居地險

而堵俗儉而悍非有文武德望周悉民隱熟察地利者莫克填撫之大夫閻公嘗令長治及守河內夙有遺愛于懷潞之間其視冀南山川土田阨塞皆可列于掌其州里民俗豐剋腴瘠勇怯皆若察其色脉其于按治抑搔譬若一身之痛癢隨其手足無不得其處公之始至宣布

詔令務先德意鎮之以寧謐風之以廉讓推誠任下而守令丞尉皆畢効其材正已率屬而關徼筦庫皆無所容其蠹爲之二年道化周洽于是益簡將領以練軍實罷供億以恤民力興學

校以育賢才泊然不動聲氣而百吏効職疆域  
安堵征行之夫屯戍之旅皆自得于河山千里  
之外桴鼓不鳴訟獄衰熄至治之理烝爲太和  
風雨時若田穀豐衍百姓懽忻道路歌舞中和  
宣布如考鼓鐘不知其聲之四達也 國家行  
省與政府並建叅政猶古叅知宰相之任蓋入  
則爲 天子侍從卿貳出則問閭閻鰥寡疾苦  
管賢如劉忠宣有志于安天下恤窮民者嘗願  
出居其職自官府睽隔政地樞府皆噤不得施  
設今日民心之所以不搖而 祖宗德澤猶得



以下究者恃有外臺藩翰之賢以爲磐石之固也然則吾民樂公之燕喜而祝公之壽考者不可謂非太平之基邦家之光已故事藩臬司道之臣有惠澤于一方爲民所愛慕者或至伏

闕請留

朝廷賜璽書增秩累授節鉞督撫其

地前後歷十數年始還內臺余意自今壽公以往吾上黨士民德公滋久私公愈深庶幾復見朋酒羔羊之盛其稱兕觥而祝公者尚未艾也

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揚公壽序

嘗誦周公七月之詩首言鹵俗山谷寒栗之候

農畯婦女耜鋸之事至于我朱玄黃以爲公裳  
羔羊兕觥以爲公壽申以祝詞故鄭氏三分其  
什以爲義兼雅頌而或以凡雅頌之言農稼皆  
可系之函及觀甫田諸詩如云旣霑旣足生我  
百穀而亦頌以壽考萬年如云以御田祖以祈  
甘雨而矢報以萬壽無疆是何古之田畯士女  
皆知祝君之壽考何也蓋王政莫先于稼穡故  
其耕耨斂穫皆上之所以私其民而其豐盈歌  
舞皆民之思以報其上則夫當其秋成慶其有  
年而是頌是禱以侈君之賜者固其情之發而

不可已也。潞安治古上黨山谷，晚寒無異函岐。其原隰偏陜，高亢苦曠，雨集又易漫漲，且歲多雨雹，農之望歲艱于他郡。我侯之來，甘雨隨降。歲乃大登，七月揆公始誕時，甫下車，諸吏進觴而未有詞。是冬瑞雪應時，明年雨澤滂沛，膏液滲漉，盲風不興，雨雹不作，黍稷被野，果實垂路。庾廩露積，囊橐輻至，于是八州之境，千里之間，不俟刈穫，滌場而豐阜之象，室家之慶，笑語歌頌之聲，固已徧于山谷，溢于市廛，而徹於堂皇矣。七月，壽公適維其時，屬邑長吏相聚而謀致

詞竊惟詩書善言天人之應莫著于洪範其曰  
敬用五事農用八政蓋民以食爲重而德以恭  
爲基至言庶徵則曰肅時雨若夫貌曰恭恭作  
肅貌之祗肅似未足以格天神而致雨澤載考  
孟氏謂恭者不侮人又言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而史臣之所以贊堯亦不過曰允恭安  
安蓋其好生養民之心不自滿假無敢逸豫自  
穆然介乎容儀之間固其所以格天而阜民也  
我公以中朝卿寺侍從之選出守茲土能不  
鄙夷其民躬進八州之長吏宣布天子之德

意藹然惠教之嘉與以惠養元元其不虛無告  
不侮鰥寡之意至于夙夜不懈日昃不遑雖三  
代恭讓之美何以遠過宜乎協氣旁浹陰陽和  
調風雨時百物成而頌聲作也夫七月之篇王  
業之本盛矣楚茨大田值周之季毛氏以爲有  
傷今思古之意焉方今邊陲多虞四方徵發齊  
魯梁宋之郊赤地千里聞多流離而上黨八州  
之氓獨熙熙然出作入息遊于堯壤五風十雨  
阜于舜時某與諸君皆得同寅和衷仰從事于  
公賴茲有年以免于戾而某又幸朝夕宇下則

其導民之情而彰公之賜者誠某之職已上之所賜于下者厚則下之所報于上者備詩人之愛其君不徒欲其富貴壽考而已必俾昌熾其子孫申錫其父母如閟宮之詩是也其詞曰天錫公純嘏睂壽保魯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夫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與衆樂之之謂樂我公以錫類之仁成致和之音合國人孔邇之懷以聲善頌之文此聚順之養不匱之孝可以播之金石傳之無窮矣願以此脩公介壽之觴

奉送郡侯中憲大夫張公八

觀序

今上改元之冬天下郡國守令皆當入 觀上  
黨夫京師千里爲肘掖右輔其視甌閩滇粵犯  
江湖涉梯航選舟易馬幅員在萬里之外者則  
山右猶之三輔也故吾張侯以十一月某日始  
戒行而諸屬邑父母咸徵文以贈某州民也又  
附公同榜遂以見屬比自建首稽誅西虜竊發  
凡稍沿邊州縣多留守宰以重保障卽澤潞之  
間免覲者過半獨郡守以方面之尊總群吏之  
計上之冢宰咨所殿最其任蓋至重已在 祖  
宗時元旦朝賀之儀雜用漢唐故事凡郡邑守

令治行卓異皆得 召見親問政理所繇與民間疾苦狀然後錫宴贈金至 天子賦詩以寵之 今上幼冲勵精勤政宵旰焦勞恢圖安攘頃續發帑藏二百餘萬勞卹將士軫念民瘼當悉修復 正朝之儀必見親 賜召問如 祖宗朝故事乎矧我公在 神考時爲廷評號無寃民遷戶曹尚書郎皆懋有成績以故出守未幾旋膺 璽書晉階兼蒙仁惠治平之褒今天子固已知侯爲股肱之良社稷之臣矣且公之治上黨也甫下車嘗攝分巡冀南矣其綜理



廿三州之獄訟若聽諸堂皇之內遠制洛邢磁  
衛數千里之屯戍若厝諸枕籍之上公惟宣布  
德意用惇大寧靖以綏懷之故雖徵派輶集膏  
髓已竭而民無嗟怨之聲年穀豐稔汔以小康  
今茲躬執奠壤入覲 天子上計入州殿最豈  
徒膺上賞被殊寵而已哉必且上言疾苦爲疲  
民請命舉吾路安數年以來杆軸空竭于 上  
供租粟殫耗于 藩祿以至加派搜括徵發閭  
左買牛解騾諸剝膚推髓狀得徹于 聖聰庶  
几 皇上惻然憫之亟霈寬政以活元元固邦

子詩云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  
咨訊古之君子行道之際猶不忘周咨民瘼以  
入告爾后今公輅車所經皆河內畿輔根本重  
地閭閻雞犬屢警于亾卒之抄掠良家丁壯半  
盡于黠虜之鋒鏑公且耳而目之矣豈待問哉  
然則茲行也匪獨造福于吾潞民其爲 國家  
安撫畿甸計以鞏萬年磐石之安者將必由之  
矣敢以爲贈行之獻

記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辛卯二月丁亥夜發抵餘杭城下明日昇籃輿  
過城之西門道左見溪水甚清深問昇夫云是  
苕溪從天目來道逶迤隱起若隄右平田左陂  
澤澤中多蓮芰莖陂皆臨溪田亦帶山沿陂多  
深松美篠遠山色若翠羽時出松杪稍前竹益  
緜密路屈曲竹中如行甬道竹光娟娟襲人有  
溝水帶之或鳴或止與竹聲亂錄鐸可聽幾十  
餘里逕折竹窮復與溪會溪益深濶道行溪之  
右皆高岼溪流所激齧多崩圻樹根時踞頽岸  
半迸出水土偃蹇離奇多桑多烏白溪左皆平

沙廣隰松竹深秀桃柳始華時見人家隱林間  
估客乘筏順流下悠然如行鏡中溪流曲折剛  
滅遠水窮處爰有高山入雲黛色欲滴與叢林  
交青深溪合翠森沈蒼夔警神沁目蓋至青山  
亭而道折背溪行山閒至十錦亭大溪橋乃復  
隴溪則已次臨安橋以石頗壯橋上四望皆山  
采翠翔翥誠所謂龍飛鳳舞者也馬首一山形  
若案上有浮圖爲石鏡山一曰衣錦山吳越王  
歸燕父老處山林皆蒙以錦故今有十錦亭道  
傍竹林中有化城寺會天雨急趨臨安邸按餘

杭有大滌山有金堂玉室爲第三十四洞天又有天柱山居福地之五十七是日意於空際或一覩焉然昇天野人莫能指其處也

臨安至盲化

旣雨宿臨安郡中明發遂行雲氣淋漓衣袂皆潤至九州山路緣嵯屈曲上下小溪繞山足茗溪亦相映帶而稍遠俯察水涯楓檉叢生溪得雨乍漲迴縈林間仰視嵯樹宿雨滴瀝數里外人家林木翳然晨煙如縷明滅遠上半入雲霧屢迴不覺旋至其地又前爲一泉山有泉懸石

上旁有石磴聞上有佛寺山麓犬牙迴互水木  
益攢簇至藻溪遂入於潛境水皆分流其中聚  
爲山市散爲遠村疎數出沒曲有異趣凡若干  
里道左臨溪故雙溪之下流也望見九里橋山  
巒岑秀松柏楸楠蒙籠其上人家倚薄其下危  
橋淺沙馬渡沙際人行樹間暮色暎靄宛在畫  
中又一二里抵於潛明日遊觀山亭午始就道  
時余霑醉輿中勝槩已失其十九至羅嶺不甚  
高峻然有關踞其隘其上逶迤旁見林塢其下  
陡陘迴俯縣邑山縣無城其大不能當歛之聚

落然溪谷特迴合縣東石橋亦壯縣南隔溪小山岸粵上有古刹皆足寓目薄暮獨南行溪水  
上觀寺閣復東渡石橋讀山下古碑碑載縣沿革甚詳惜好事者未嘗至也故記之

自昌化至蜃溪

出昌化之西門門跨兩山之間甃以石竇上有  
睥睨路緣崖行甚仄崖石崛巒傍臨大溪中有  
堰蓄水灌水春溪流上平若鑑其下濺沫沸白  
聲亦載路少前有村曰西峽隔岸一山峰石廉  
峭狀如英石斲剝甚麗其地多漆多棗多棕櫚

桃李始華時照籃輦又前至瀨子溪下輿從板橋渡溪流觸石四迸倒注泌漈軼越滌瀆跳號橋爲之撼從橋隙望見驚掉心目其水聞出績溪縣又前過柱溪橋其勢遂殺越華光三跳二嶺至泥脫渡乘小舟渡舟可受四五人時日色射水底晶熒的皪沙石五色如霞綺淘金漾碧亦異觀也又四望山翠萬疊如城近而脩者如龍蛇之飲於河或如駭獸臨河踟躕而却走遠者如連山之濤噴薄灘漸千派萬落或皦若翠羽或澹若碧衣之蒙霧縞殆無以窮其狀旣渡



乃飯於大柳鋪又若干里至五聖橋路緣崖斗  
拆下臨澄溪十餘丈路險又高下岸閒松檉璫  
瓏蔭溪路時出其杪有廟閣嵌絕壁下臨崩崖  
橋所由名也橋已圯今從上流一二里渡橋下  
水漱激石閒水楊蒙羃其上隔岸有平疇春華  
爛然遠山益層疊攢矗若回巧呈異於險仄之  
境者又前有大冥山十餘峰尤峭削如卓筆更  
薄暮過車盤嶺嶺高四五里在層山中不能絕  
出也二月壬辰記

發淳安記密山諸巖

自淳安縣而下溪澗可四五里兩崖多頽岸高一二丈或時有小山臨岸遠者去數里蓋山夷水舒曠如也凡若干里而見兩山如闕溪迴入其閒舟行隘中其右一山皆精石嶙峋苔繡丹碧如霞峰首甚崒嶸其後數峰泝流擁之從絕頂墮一峰俯溪溪有廟踞其上下爲澄潭曰羅山潭循山趾行可一二里馬石廟出焉廟前有石如馬藤蘿骨其上不知爲何神也又若干里而爲合溪浦有山壁立縣亘如城石半作鐵色其將盡一峰皴文具五采時方晝舖坐於閒觀

潭水如展鏡浸濯峰趾倒影沈碧菖蒲藤樹披  
拂涯涘悠然歷之疑非人間也其下有湍忘其名  
時溪稍折而右其左一峰高數仞衡倍之皴  
理與前埒而多草樹芊叢石罅間形正圓如月  
半出水上最奇其下復有密山巖巖嶄然嵌空  
其高可數百仞山形亞缺如朽株其理皆衡旋  
舟徐移其下山勢側出凹凸亦異狀中稍斷爲  
陁按山形如堂者曰密豈窪缺處形肖堂室與  
其石大都瓦裂冰坼參錯骨立或瑣碎攢索如  
鳥獸器物之形者不可勝計時微雨自遠至過

乳香潭潭壁亦奇麗晦冥不可辨矣

遊齊雲觀天門虎嵯記

予幼嘗至齊雲蓋欲爲之記云又十餘載辛卯三月庚子與李氏表叔有事祠下攜一兜輿往其徑至桃花澗而始奇然莫若天門虎嵯夫始入山路忽峻忽夷人前後歷歷蛇行樹中凡十餘折輒亭焉其峻絕處皆舍輿徒行猶鼯鼠之於石于五六里而忽坦陀道左四五峰皆巋然如障有磨崖大刻又三四折而上過桃花磧路復險仄行兩山中山夾峙如堵墻右峰尤峩嶷特上

有亭當其隘入亭路繞峰稍折而下聯以石梁  
彌亘絕澗抵於嵯壁壁閒路衡不踰尋俯視邃  
壑下注凡數十級沉沉無際洞駭心目迴視峰  
趾嶄然墜壑底下及上顏若壓若俯俛仰欲眩  
益縮縮循嵯壁行又前數百步而有楠木迸出  
石閒大且數拱苔蘚如甲其崖曰楠崖上當天  
門所以名天門者崖嶺石壁如屏忽中穿一竇  
高可五六仞深半之廣又半之方如門闕其內  
石嵯環周翕口窪腹如豎半甕嵯嶺有樹木亭  
觀俯之泉如出甕口下注於池不絕如散珠名

曰眞珠簾其窪處爲雨君羅漢大士諸洞路環  
曲歷其前予繞池俯仰者久之時有道士爲予  
指虎嵯之勝石壁間有虎跡如印泥淖嵯與天  
門對復見人縷縷從門入逶迤樹杪真不自人  
閒來也直西復有懸嵯石室閒由此可上香爐  
峰會道士來相迎遂折由石磴上有石坊曰天  
梯至巔平如盤巔之巔其表裏皆絕壑其  
裏草樹林薄尤豐茂蔭蔭又望見帝宮琳宇金  
碧丹堊攢簇參積如霞如銀蠹蠹林際地遙與  
椰梅庵對西南見三姑峯及紫霄嵯皆巖嵒如

峯樓秀出於雲氣滲漉之間向所見俯崕樹木  
亭觀乃在道傍至庵已昏黑因宿南極樓燒燭  
爲之記

至捨身崕記

出榔梅庵之前皆石徑旁緣以石闌其低可俯  
下崕壁陡絕行者如乘墉楓檉楮椽之屬飛舞  
懸攬上擁闌楯下蔽絕壑泉潺潺匯其下南北  
崕相距可百許丈樹間見北崕石壁如障苔蘚  
點綴爛若雲錦樹生其上若爭爲奇者人經樹  
中下上斗折卽前所躋天梯道也崕石欲盡而

一峰突起四無所屬削成如臺遙與宮對以鉄  
亭其上塗以黃金香鑪貯其中遂以名峰最奇  
由宮而西有二道其上出華林塢至三姑諸峰  
境甚遠其一曲折而下過宜男宮漸臨深岷數  
十步而見石垣其卑略與前埒有石柱高二尺  
斗折碁布上刻爲列星之形岷有碑刻已泐又  
雨溜不可讀過是覆以石屋時穴其壁以臨深  
岷岷樹亦時拂石竇中偃僂而入頗晦且濕數  
折忽洞然俯瞰石壁險絕百餘仞岷乎如層城  
之半摧爲捨身岷旁窺岷石參錯樹蒙羃璽瓏



地有二池從者數以盃鄭水下傾皆散作霖霖  
良久至地已不可見流泉百折沸白如練懸流  
如帶近在岨底從者欲引予至三姑諸峰不能  
久於是爲之記而去

由宮西觀三姑五老峰記

由宮之西稍折石級上數十百步而俯視宮觀  
金碧之麗其後三峰迴合如屏爰有翠羽之蔭  
虬屈之幹叢峰綴石蔥蒨蒼鬱不絢而畫迴望  
宮前絕壑嶄然其前天梯天門諸峰參錯可觀  
石級斗折人上下樹間其來也若徃其行也若

止迴盼睨視莫可一狀其路大抵西行時稍折而復上漸上所得境亦漸異未至徑輒若窮始一折而見石涯嶽然相累而下者爲捨身嵯之背至是已俯視香爐諸峰更上而見數峰頽頽若盼若倚若攜高出天際有泉懸注泱泱載路下石如破甌泉入焉徑緣山而迴其峰益高嵯曰紫霄之嵯橫亘直上皆數十百丈石理若一嵌空壓虛下因嵯爲廣凡若干楹無甍甍之屬琢石爲闕爲垣爲疏牖曰玉虛其右有泉自峰下注屢着石而怒下噴如雨下濺蓄爲池池

上有樓承焉其山腰刻曰飛雨其泉石益奇仰  
觀周行者久之乃更折而路旁仰見三峰肩隨  
離列如髻爲三姑峰至是漸下忽雲霧四合咫  
尺不可辨但聞泉聲如驟雨千檐萬雷俱下地  
有文昌閣殊壯卽而麻焉道士指閣前有五老  
峰然瞪視莫可見隱几少需忽雲氣上升如輕  
縠之乍揭忽一峰見頃而皆見如漸出障中其  
近可攀也大略五峰若指中尊而旁庫峰形正  
圓皆卓地切雲峰杪有樹望之若簪髻巧若中  
規矩嚴若應綿叢石不甚斷齟皴裂紋理衡旋

如鱗大抵類武康其餘散若埃委咸若蜃若幻  
滅沒於雲氣之間目不及審意不及領神恍兮  
其若游身卹然其若危良難以辭遂聊書其槩  
泠泉亭畫記

魯生以此扇索畫畱余篋中年餘矣今年再同  
至杭長夏魯生泊松毛而余栖韜光時往來焉  
又時時致美酒酒酣輒與坐客揮灑一日魯生  
所餉酒特芳冽適雨過下至泠泉亭觀瀑經靈  
隱寺僧舍攜友人數輩先置此扇於案汲水拭  
硯及移茶鐻酒榼就澗底弄石掬水磅薄大醉

徑起入寺因偕魯生不共此作圖胎之其兀然  
欹坐余也對余飲者爲薛蕙光相向斟酌者爲  
薛更生張德新翹足仰臥者馬巽甫焚鑪煎茶  
爲鮑谿父濯足仰觀崖際僧者陳文叔也時煙  
嵐淋漓雲木杳靄雖未及髣髴而人物意態筆  
法流動衆客頗爲絕倒遂命記之

新築皇華館記

代方方石

古者以仁賓客爲政春秋所紀凡道穢賔至不  
授館謂之失政君子譏之潞安雖岐於孔道而  
輜車使牡時或出焉顧賓館久廢使客之過者

徃徃弛蓋偃節止於逆旅余始至前太守豫章  
陳公議創建之而難其阼又二年乃得於城之  
西去闢以尋丈計地故屬藩邸余爲請於王  
許之遂命工鳩材繚以周垣延袤若干步爲屋  
若干楹堂室門廡略備其制車徒儀衛各有所  
止三月而訖工用錢八十餘緡太守所遺克四  
之一皆余踵成之因名其堂曰四容以爲今而  
後士大夫之辱吾境者庶有所休而咨度乎且  
以是役也費不麥於財地不規於民而得以脩  
前政之闕失皆可書也刻而納諸壁

重脩四貞祠記

代方方石

縣南雄山鄉有四貞祠立於正德辛巳安陽崔侍郎銑爲之記凡春秋二仲官師往祀祠下歲久祠圯鄉民請脩建之凡出私錢若干益予官緡三千踰月訖工請紀其事於石按志四貞者雄山王川妻平氏焦相妻程氏趙公賢之女曰悶兒袁佩幼女雁菊也正德六年歲辛未霸州賊流劫郡縣夏五月賊騎千餘突上黨居民竄匿山谷搜掠婦女數百人趙美而艷爲擄置馬上輒自躍投地呼曰我良家子死不受辱賊憐

其美挾上馬以刃脅之復自擲踞地罵賊求死  
乃彎矢貫其眼卒下馬斷其右臂以死程氏爲  
賊所牽力臥地不起曳之半里許膚肉綻裂血  
流殷道瞑目罵不止殺之袁女年十六見程死  
亦力拒不肯行復好言誘之更大罵亦被殺平  
氏被馭衆中見路傍井笑謂羣婦曰吾志遂矣  
抱幼女投井死賊退有司以聞 詔旌爲四貞  
云當是時劉賊之黨楊虎趙鎡輩二十五人聚  
衆至二十餘萬分劫山東西河之南北江淮荆  
襄數千里漂忽震蕩如風雨之至殘破州縣二



百餘城磨牙蝕血戕犯衣冠斬剝士女毒焰幾不可逼視而四貞者乃以媿變荏弱之姿叱豺虎如狗豕嬰矢刃如芒鉞富其喋血委軀於荒墟榛莽之區豈復知有朝廷之褒卹與夫血食祠廟至今若此哉迄今已百餘年而凜凜生氣如昨日事蓋自古史傳所書殉義死節英烈之蹟其精魄皆皎然動天地貫金石則夫四貞者宜其久而愈烈能爲民禍福使有司鄉人肝鬻畏敬而不敢怠雖百世以後聞其事者猶髮豎眦裂膽碎戰掉而不能止也去年己未雄山

王自友妻牛氏以挑菜適野爲強暴所逼脅奮力罵拒賊怒以石盡擊其齒以死其事甚烈余讀崔記不詳著四貞之死慮其久而失傳也備記其事如志而附書牛烈婦以俟旌表云

重登百谷山觀泉讌遊記

是歲之九月旣疏石得泉於百谷寺傍山僧汲泉來告事傳邑中此都人士及山谷之老舉讌然相語調斯泉湮澗不知幾何年矣一旦溢涌以出意者山川効靈以爲人文開先之祥乎是時司勳大夫程公方休沐里中欲往設讌以落

之余以山林泉原修復舉廢皆令職也敬卜日  
具主禮而要署儒學太原張君以相張君與司  
勲公同舉於鄉前遊實贊余以疏復斯泉者也  
先期戒除逕道具帟幔徙几席膳夫致具伶人  
抱樂溪芷可淪山肴錯陳將往之夕陰雲四合  
緒風颼颼虞爲雨徵厥明則朝陽瞳矐天宇澄  
肅早衙甫畢輕輿而往郊郭之間壟無滯穗場  
有露積旣渡石子河入山逕石路犖确崕谷紺  
抱坡埳而上可二三里稍折渡石橋逕仄而峻  
仰矚翠微寺宇翼然僧行紅葉鐘出白雲日未

亭午賓皆不速相揖整衣入殿禮佛訖香臺之  
側鳴泉有聲如出候客同造其地各以手盥泉  
以盥以濯真可以洗心耳濯神魄周視泉脉津  
流石閒按陸羽水品以山泉石池漫流者爲第  
一洵靈泉也由是而上百餘步爲神農廟墻地  
稍方廣可以布席帳飲設焉眺視層城萬瓦如  
垤四圍連峰千壘成障織埃不興毫末可辨煙  
林落木青蒼瑟瑟油幕塞於空翠玉杯行於青  
靄商聲激越發乎松籟金飈自流在我襟袖由  
是境非外適意不在酒乃復相携步屨而上藉

草而坐傾壺以醉千里一睫十步再憩指顧互  
呈心自相競躋於碧霞藂祠而休焉俯憑灑氣  
洵與天黨尺寸而分野欲判顧步而景物若失  
日下濛汜夕嵐冒山陰晴屢移紫綠萬狀返景  
回照羲和不能竟其御藂青繚白少皞不能專  
其令短晷向晦清讌未終復下就酌於泉上高  
言如屑鳴泉轉清如和琴筑如曳環珮秉燭旣  
跋脩爵無算罄百觚以無量飲一石而未醉狎  
而不躋樂且有儀司勳大夫顧張君而言曰茲  
山之神秀特傑名於遠古甲於上黨願去城甚

近而以郡僻俗簡遊屐于至今賴賢侯之仁時  
和年豐醴出泉涌乃以政事之暇脩遊觀之美  
與吾儕共樂於茲賢令君之賜也余謝不敏復  
念自有茲山以來斯泉之通塞廢興蓋亦不知  
其幾矣某叨令茲土於今五稔始一至山不二  
旬而復還舊觀殆亦不偶且行將朝京以去而  
張君方與偕會於南宮知斯遊之不可再也寧  
無眷眷於是乎不有貽諸後來則孰知斯泉之  
復自吾兩人發之又獲從大夫之後合讌以落  
之自今日始乎因載其事於石遊之日辛酉九

月晦前一日也

重建巡視厰庫科道題名記

今上三年某以工科給事中同山西道監察御史吳君某巡視節慎庫及盈甲王恭二厰見公署舊有題名碑立於神祖初年吳郡湯掌科爲之記署且滿當更立石俯仰前後五十年凡名字之可考者若干人而其間政事之改革物力之豐匱蓋有不可勝紀者當神祖初政寵任江陵治務綜覈天下時見爲操切後稍易以寬大而上下已日趨於因循迨晚歲上滋倦

勤權釋政府章疏不時下科道不時補臺省之  
員充位者不數人事多兼攝夫以因循積玩之  
政而蒞以權攝代置之官欲巡視之舉其職難  
矣洎皇祖末命值遼左淪陷軍實嗷嗷搜括  
加派囂然有竭澤之憂光考繼崩今上卽  
位法祖勵精廣置諫官顧於斯時外則日急  
軍需之饋內則繼起山陵之役於是司不得  
已益廣設事例以規刀錐錙銖之末而於國體  
孝治罔知攸恤在事旬日日擊帑藏空竭頒給  
後期已無復曩時泥沙之委谿壑之盈故不當



復稽其所以出之者而更當簡其所以入之者  
遂與吳君條疏陵工事例二三不便者請於  
上而語過戇直蒙 上寬仁姑從薄罰其所請  
得稍更議此於時拙力匱雖愧無補助然亦仰  
思 祖宗委任之重而勉圖其職分也故事巡  
視三月輒更其爲時甚暫且非專任往往傳舍  
視之多以一時之徇而貽無窮之陋規繇一事  
之忽而致庶工之叢脞後將指曰是弊也自某  
也始此亦考鏡得失之林也敢不慎諸

時氏引約堂記

贈光祿卿侍御時公中歲免歸常角巾杖屨遊  
於北園歲時文酒之會其等儻衣從焉去年公  
之仲子聖昭虛園廬之半延馬子巽甫居之余  
因至其地顧瞻喬木蒼然低回久之頃聖昭旣  
薨事將葺其空宇之圯漏讀書其中而顏其堂  
曰引約蓋取陸士衡思親賦語也其詞曰存顧  
復之遺志感劬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  
約而摧豐夫履先人之園圃省厥考之堂構而  
憶焉懷思斯亦人子之常若乃書之戶牖見之  
几席期於刻苦奮勵績學自樹以不亾其親聖

昭可謂眞能思親者矣聖昭年少才雋機神穎  
脫方且芥拾一第以趾美踵武宜其志溢氣盛  
汰然自侈而顧熒熒不敢卽安若有意於攻苦  
食淡屏百好遺萬物杜門下槌以求之今世選  
舉場屋之文類皆襞績摘裂之爲聖昭固已足  
以勝於人而取於人已而其發憤勵志如是夫  
沿其津流而不止未有不得其原者也苟以聖  
昭之專志一好博涉於羣言勤思於六經以求  
通於聖賢之意因以落其華而收其實彼視二  
陸之麗藻直猶土苴而況於其淺陋者乎苟卿